总干渠通水半世纪：红旗渠精神不老

本报记者　申孟哲

向前，望不到首；向后，看不到尾；抬头，是陡峭的石壁；俯首，是无尽的深渊；耳旁，是呼啸的山风；脚下，却是清澈的流水。

这就是被称为“人工天河”的红旗渠。站在它的砌墙上行走，会是一种极限的体验。而如果以航拍飞机的角度俯视，则会看到在巍峨高耸的太行山之间，有一条蜿蜒曲折的水在半山腰间穿行。

1960年，世世代代苦于吃水的河南林县（今河南林州市）人，以“重新安排林县河山”的胆魄和勇气，用落后的工具和无数的人力，生生在太行山脉间开辟了一条全长达1500公里的渠道，将北部的漳河水引入林县，也将“红旗渠精神”永远镌刻在了险恶的自然环境间。

2015年4月5日，红旗渠总干渠通水50周年。当年的许多修建者，或已不在人世，或已步入耄耋之年。

但在今天回顾那段历史，你会发现，“红旗渠精神”依然是常新的，不老的，年轻的，青春的。

石头都啃了，还怕啃硬骨头？

正　楷

上世纪60年代，河南林县（今林州市）人民苦战十春秋，用原始简陋的工具，硬是在太行山悬崖峭壁上凿出了一条“人工天河”。看70年代的《红旗渠》纪录片，至今让人心潮澎湃。钢钎打在石头上，有时就留下一个白点，就这样，一钎一钎地“啃”出了一条总计上千公里的天河。

上下同欲者胜。高度的团结一致，精神上的大无畏，是红旗渠修成的关键。红旗渠是渠，更是“红旗”，是一种精神，是中华民族顽强拼搏、奋斗不息的精神。

50年后，我们再回看红旗渠那段历史，更加清醒地感到，这种民族精神，至今仍极为需要，仍需发扬光大。改革自古非易事，尤其全面深化改革，牵一发动全身，触动一些人的利益，难免阻力重重，其难度不亚于开山建渠。

当年林县十年九旱，常常向天上龙王求不来雨，向地下深井挖不出水，天不灵地不应，只能自己去解决。同样，全面深化改革不能靠等，不能指望自然而然就完成，遇到问题要积极主动去解决。红旗渠原名“引漳入林工程”，将漳河水从山上引向林县，原计划8个月时间完工，后来用了10年——其间遇到问题的难度，大大超出预想，中途还碰上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。尽管如此，林县人民没有气馁，坚持下去，就成功了。

同样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全面深化改革、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，注定不会一帆风顺。石头都啃了，还怕啃改革的硬骨头？只要坚持下去，一定能成功。一把钢钎修得了红旗渠的中国人，也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去解决时代赋予的新课题，实现“四个全面”目标。

既要谋事，也要成事。红旗渠的建成，也验证了当年林县领导班子和建设者的谋划能力、落实能力。正如4月1日，在中央深改组第十一次会议上，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，要拿出勇气和魄力，自觉运用改革思维谋划和推动工作，不断提高领导、谋划、推动、落实改革的能力和水平，切实做到人民有所呼、改革有所应。

“领导、谋划、推动、落实”，提高这4种能力，就能“定叫山河换新装”。

太行山

本版的浅色底图为经典老照片“凌空除险”（**魏德忠**摄）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林州市委宣传部提供

通水后的笑容

红旗渠　**李自省**摄

1 十年九旱　水贵如油

一片苦苦求水的焦渴土地

今年已经年近90岁的杨贵老人，依然记得60多年前听到的那个故事。

那是民国年间的事了，当时，林州市的名字还是林县，桑耳庄的几百户人家，常年要到4公里外的黄崖泉担水吃。有一年除夕，为了吃顿饺子，老汉桑林茂一大早便去挑水，但取水的人太多，于是这一走，就从天明到了日落。新媳妇王水娥便到村头迎接公公，可接过水桶的她一个不小心，碰翻了桶，辛苦担来的水瞬间倾覆。当天夜里，又羞又愧的她便上吊自尽了。

一桶水的倾覆，已经足以颠覆一个人生存的全部尊严。

杨贵是河南卫辉人，1954年起，到林县担任县委书记。成长经历中没有太多缺水记忆的他，刚到林县就体会到了当地对水的珍惜。

建设者们　**魏德忠**摄

“到了以后发现当地老百姓早上是不洗脸的，因为水太少了。我们这些外来的还有洗脸的习惯，于是就用当地的小铁盆洗，只有碗那么大的盆。即使这样，洗完之后的水仍舍不得泼掉，因为还可以作洗衣服之类的用途。”杨贵回忆道。

1949年以前，缺水的林县有一首民谣：“咱林县，真可怜，光秃山坡旱河滩；雨大冲的粮不收，雨少旱的籽不见；一年四季忙到头，吃了上碗没下碗。”

而据《林县志》记载，在这片“十年九旱”的土地上，从明朝正统年间到民国九年，不足500年的时间里，就发生旱情100多次，其中绝收的大旱34次，有5次甚至酿成了“人相食”的惨剧。

身处雨水丰沛之地的人们，恐怕很难体会到“焦渴”的感觉。但在林县人心里，就是做梦都想着能有清亮的水流。

“掘地尽石，凿井无泉”。《林县志》上的短短8个字，写出了当地人民求水无果的惨痛记忆。那个时候，全县许多村庄连一口吃水井都没有，经常是几个村庄共用一口水井；而有一半的劳力，则要常年往返在翻山越岭的路上，从几十里外的水源挑水。

2 孤绳悬壁　劈山凿崖

一首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

按照修建计划，引漳水入林州的工程起点定在林县西北、山西境内的平顺县，之后将河水穿过太行山，向南引入林县境内的分水岭，这一段被称为“总干渠”；之后，从分水岭再修三条干渠，把水送入林县境内的三个主要方向；在干渠下，再修支渠、水电站、渡桥等配套工程，最终实现林县的“全覆盖”。

在今天回顾这项浩大的工程，总是带了点“闲坐说玄宗”的风轻云淡。但如果到实地看一看，就能明白红旗渠的修建，要克服多少艰难险阻。

1971年，电影纪录片《红旗渠》在全国放映。这部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黑白纪录片，跟着红旗渠的修建，从头到尾拍了10年，留下了一万多尺的胶片。镜头中，一个孤身悬壁的身影长留人们心中。

他的名字叫任羊成。

今年88岁的任羊成，当时担任的是除险队队长一职。之所以有这个工种出现，是因为修建时发现，要在太行山上凿壁修渠，除了放炮崩山之外，有一个工程隐患不得不重视：山上不断滚落下的松动石块。任羊成依旧记得，在他们上山除险之前，那一座名为鸽鹉崖的险要之地，已经发生了三次事故。有人说，这是开山放炮的声音惹恼了山神。

“牺牲了9个同志，其中有一个女同志才19岁。山西群众说，这个山是见阎王的地方，来到这儿就不敢上去。他们说，鸽鹉崖是一个鬼门关，风卷白云上了天；猴子爬不上，青鸟不敢爬；这是见阎王的地方，人可不敢来啊。”任羊成说。

于是，除险队站出来了。

任羊成把沉重的麻绳系在身上，绳子的另一端，则用钢钎固定在山崖顶部。之后，他凌空下到山崖外，像荡秋千一样弹起，手握钢叉，在接触石崖的瞬间将松动的山石除去。

“那个崖凹进去30公尺，在里面一荡，上面掉下个石块砸在嘴上，牙打掉了，躺在上面昏过去了。停了一会儿清醒了，说不上话了，还以为自己没头了。一摸，还有头，可怎么说不出话？这才发现，牙齿打掉了，把舌头卡住了。”任羊成说。在工友那里，他被称为“在阎王殿里报了名”的勇者。

1960年9月，红旗渠通过鸽鹉崖。一个月后，红旗渠山西地段竣工通水。

任羊成，是修建红旗渠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之一。在他的身后，有因为进洞除险而遇难的总设计师王祖太，有巾帼不让须眉的“铁娘子”郝改秀，有用洗脸盆代替水平测试仪的“土专家”路银，还有父亲遇难后顶班而上的13岁少年张买江……

看看这些数字吧：一条红旗渠的贯通，要削平山头1250座，凿通总长48华里的134个隧洞；架设总长达13华里的渡桥150座；工程挖砌的土石方达到1640万立方米——用这些土石方建造一条高1米、宽4米的公路，可从林县北至哈尔滨、南至广州。

而修建这一工程，林县人没有机会使用任何现代化的工程机械装备。他们只有钢钎、铁锤、手推车、畜力车以及一双双坚硬的手。

红旗渠，就这样在一锤一钎的挥舞、一寸一寸的凿通中向前推进。他们心中，有对水的无限渴望，有对自身命运的绝不低头，也有对重整河山的无比信心。

3 愚公移山　旧貌新颜

一座气壮山河的壮丽工程

在吃着新漳河水长大的林州人心中，老一辈的艰难困苦已经成为遥远的传说。但在65岁的刘玉昌心中，50年前的那个清明节依然让他永生难忘。和记者说起这段回忆，这位老人的语气中陡然多了几分兴奋：

“当时我才15岁，还在县一中上学。当天一大早，我就骑上自行车，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，赶到离县城30多里外的分水岭。到那儿一看，至少有十几万人，人山人海，大家都像过特别盛大的节日一样，到处是标语横幅，还有锣鼓队。”刘玉昌对本报记者说。

那一天，是红旗渠总干渠通水的日子。那一天，距离红旗渠动工，已经过去了整整5年时间。

十几个精装的汉子转动水闸，奔流的漳河水从水渠中一泻而下。锣鼓喧天，密密麻麻的人群爆发出“万岁！万岁！”的呼喊，黄发垂髫的孩子和满脸皱纹的老人的脸上都绽开笑容。《红旗渠》的镜头里，记录下了这样的历史瞬间，也记录下了无数激动地从渠中舀水的人们的面庞。

“吃水不忘挖井人”，修渠的苦，却是全林县人当时的共同记忆。

“所有的劳力都参与过红旗渠的修建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当时我母亲从公社直接上了工地，一走就是一两个月，留下我在家照顾小妹妹。等我参军回乡之后，还参与过红旗渠支网的修建，那时都过去好几年了。”刘玉昌说。

红旗渠青年洞

今天的红旗渠，“青年洞”已是一道著名景观。人们可以乘船从这座长616米、高5米的洞中穿过，想象当时修建的艰苦卓绝。

要凿穿这一山洞非常不易。这座名为“小鬼脸”的山崖，石质为石英砂岩，硬度非常高，有的地方甚至比铁还硬，钢钎砸下去，只有一个小白点。借来的唯一一架风钻机，仅钻了30厘米就坏了40多个钻头。又赶上三年困难时期，青年洞的修建可谓雪上加霜。当时工地上的300多名青壮劳力，甚至都面临吃不饱的境地。

“上山挖野菜，只要尝一尝不苦，我们就带回来吃，把野菜都采光了；然后树叶长出来了，我们就吃树叶，把15华里的树叶都吃光了；6月天都没有树叶了，这怎么办？到河里面，捞河里长的草，回来也要吃。”任羊成说。

一年5个月后，青年洞贯通。

凭着“重新安排林县河山”的勇气和绝卓，林县人最多时共出动3.7万人的劳力，其中还有超过6000名学生和8000名妇女。在他们开凿的山崖上，到处可以看到“愚公移山，改造中国”、“身在太行，胸怀祖国”的标语。

50年前，“千军万马战太行”的景象，让人们看到了新中国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景象；50年后，当我们再次回首历史，我们看到的，依然是震撼、感动，以及心中久久不能平静的壮怀激烈。有着这样的英雄儿女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从来不是一句空话。

“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，历久弥新，永远不会过时。”在参加十八大代表团讨论时，习近平如是说。

凿洞能手王师存

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，林县当初的农业产出极低，麦子每亩仅有30公斤左右的收成，秋粮每亩产量也不过50公斤。“早上糠，中午汤，晚上稀饭照月亮”，就成为林县过去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林县多山，境内有三条河。中部和南部的淅河与淇河，以及北部短暂流经的漳河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林县人修建了一些水利工程，引淅河与淇河水灌溉饮用。但由于这两条河水量较少，遇到干旱，依然摆脱不了水库干涸、渠道断流的命运。

于是，杨贵的目光开始向北。那条因“西门豹治邺”而著名的漳水，常年的流量可以达到25立方米/秒，即使旱时依然有10立方米/秒；只是流经林县的位置地处峡谷，中有巍峨的太行山从中阻断。

即便如此，杨贵依然作了一个决定：引漳水入林县。

当时年轻的他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个决定，将把林县人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。